

「美」玛雅·安吉罗 著 杨玉功 陈延军 译 陈苏东 校

徘徊的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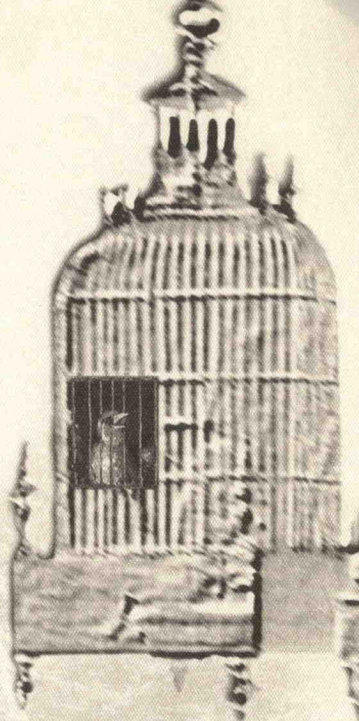
无法看穿愤怒的栅栏

它的翅膀已折

脚被拴死

它只有放开喉咙

大声歌唱



我知道笼中鸟 为何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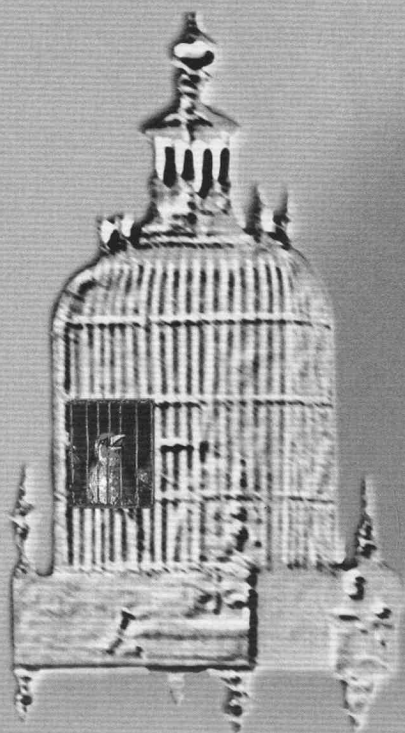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曾经轰动的

20

世纪

外国女性



〔美〕玛雅·安吉罗 著

杨玉功 陈延军 译

陈苏东 校

小 说 丛 书

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 by Maya Angelou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序

..... 钱满素

20 世纪外国文学领域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便是女性文学的崛起，这无疑是妇女的解放在文学园地中的开花结果。

妇女写作和男子一样，除了天才和勤奋之外，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精神，二是物质。精神指的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认识到自己也有独立的人生价值，也有参与社会的平等权利。物质指的是经济自立和对时间空间的支配，借用弗吉尼亚·吴尔夫的话说，就是要有“自己的一间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绝大多数妇女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无论从精神或物质上，女性都依附从属于男性，终生囿于家庭。清教徒认为，上帝创造女人就是让她成为男人的帮手和附属。一个好妻子必须服从，必须否定自我，必须舍弃一切追求智力发展、自我实现的狂妄自大的愿

望。清教徒的这一观念显然在各种文化中都曾具有普遍意义。“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们即便写作，也不一定去发表；即便发表，也常用假名，因为发表作品是一种公开参与，不是女性分内的事。

妇女在本世纪中获得的地位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比拟的。正是在 20 世纪，女人从男权下解放出来，这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也许不亚于文艺复兴时人从神权下的解放。在世界各国，特别是二次大战后，民族解放和民主进程推动了妇女事业，妇女普遍获得了与男子相等的法定权利。妇女的受教育、就业和经济独立，为她们的思想独立创造了条件。60 年代以来涌动的当代女权运动对女性意识的触动更是非同一般，女人发现了一个“我”，发现自己也有值得书写发表的体验。一贯独霸的男性话语受到挑战，人类不再只用一个声音来说话，来记录。女性话语登堂入室，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和情怀。

女性文学是女性话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常常不是单纯的文学行为，而是妇女揭露和抗议性别歧视、思考自身命运及社会正义的一种方式。它是这样贴近妇女的生活和心灵，无法不引起女性间的共鸣和交流。当然，并不是所有女作家都是女权主义者，也不都局限于表现女性意识，但她们毕竟是女人，她们描绘的世界不同于

男性，她们笔下的女性更具有男作家所难以把握的真实性。

20 世纪中，女性文学从少数精英发展为燎原之火，大批妇女拿起笔来创作。女性专业作家也不再是稀罕的事情。不仅在英国法国这样妇女具有写作传统的国家里，女作家地位稳固，在文坛上常能与男性匹敌，并驾齐驱，而且在拉美和阿拉伯等第三世界，女性文学也在崛起。在新作品不断问世的同时，一些被历史湮没的早期女性文学也被陆续发掘出来。女性文学形成了自己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妇女学，对妇女和女性文学进行系统的学理的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经译介的外国妇女文学作品大约有几百种，其中少数作家的少数作品的不同译本占了相当比例。为了使读者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外国女性文学的概貌，我们曾选编出版了十卷本《蓝袜子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该丛书由于篇幅所限，对中长篇小说只能采取节选的办法，给读者留下遗憾。这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愿和我们编委会合作，推出这套“曾经轰动”的开放系列，分期分批地将本世纪一些有影响的女性小说译介给读者。这些作品由于其涉及问题的普遍和深刻，描写方式的大胆与新颖，在出版后立即受到广泛注意，拥有大批读者，甚至引起争议。它们

也许不都是传世名作，但它们引起的关注至少能说明它们触及到了妇女问题中的某些敏感点，迫使读者进行思考，我们希望中国读者也能分享这些作品，从中受益。

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

内 容 提 要

“笼中来回徘徊的鸟无法看穿愤怒的栅栏 / 它的翅膀已折，脚被拴死 / 它只有放开喉咙大声歌唱。”

挣脱种族与性别的双重樊笼，玛雅·安吉罗，这位勇敢的亚马孙式女战士唱出了她在绝境中奋起抗争的歌。

本书是玛雅·安吉罗最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小说的故事从“我”四岁时与哥哥一起被离异的父母像寄包裹一样寄往南方的祖母家开始，写到八岁时“我”被母亲的男友奸污，一直到十六岁时怀上了另一个男人的孩子当上了未婚妈妈为止。这是一部典型的黑人女性成长小说，具备“发现”（未知）与“确认”（已知）的一切必要元素。作者诗意的笔触与高扬的激情汪洋恣肆，流贯全书。

听一听，听一听这只强健的、黑羽毛的希望之鸟的歌吟。

你们为什么看着我？

我可不是来留……

与其说我忘了，不如说我无法让自己想起。另外的事情更重要。

你们为什么看着我？

我可不是来留……

其实，我是不是能记起那首诗的其他部分无关紧要。而那句话所表达的实情就像是一块揉成一团的手帕，湿淋淋地塞在我的手心；他们接受得越快，我就越能尽早地张开双手，让风清爽我的掌心。

你们为什么看着我？……

我这有名的健忘症，又在有色人卫理派圣公会教堂的儿童区引起一番骚动和窃笑。

我穿的是淡紫色塔夫绸裙，每次我一呼气它就簌簌作响，而此时我正大口吮吸空气，好呼出心中的羞愧，那裙子响得更像是灵车背后的皱纹纸。

我是看着大妈在裙摆缝上花边、在裙腰做上秀气的褶饰的，我想我一穿上就会像电影明星一样好看（裙子的衣料是丝绸，这对于那种糟糕的颜色有所补偿）。我看起来会像一个可爱的白种小姑娘一样：人人都有这样的梦想，这是天经地义的。那裙子柔柔地搭在黑色的星

歌牌缝纫机上，像是有绝大的魔力；大家看见我穿着它一定会跑过来对我说：“玛格利特(偶尔会是‘亲爱的玛格利特’)，请宽恕我们，我们过去不知道您的身份。”而我会大度地说：“哦，你们怎么可能知道呢？我当然原谅你们。”

仅仅这样想也让我一连兴奋了好几天，走到哪儿都像是脸上扑满了天使粉。可复活节清晨的阳光却让那条裙子现了原形：不过是用某个白种女人穿剩下的曾是紫色的衣服裁成的普普通通样子难看的一件旧货罢了。而且还像大人衣服那么长，可并没有遮住我那瘦骨嶙峋的双腿，我的腿上还涂了蓝徽凡士林，搽了阿肯色红土。那种经年消退之后的颜色让我的皮肤显得跟泥一样脏，教堂里所有的人都在盯着我的那双细腿。

有朝一日，当我从这个黑色丑陋的梦中醒来，当我那真实的头发，那头金色的长发替代了我头上这拳曲扭结的一团(大妈不许我把它们拉直)，他们难道不会大吃一惊吗？因为我的眼睛又小又斜，过去他们说了许多诸如“我爸爸一定是个中国佬”之类的话(我原以为他们是说我爸爸是瓷器做的，就像一只杯子)，当我从这黑色丑陋的梦中醒来，我浅蓝色的眼睛一定会把他们迷倒。到时候他们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从没有学会南方口音，从来不说低俗的俚语，他们就会明白我为什么拒绝吃猪尾巴和猪嘴肉。因为我本是个白种姑娘，因为一个残忍的仙女后母——当然是她妒忌我的美丽——把我变成了一个体型奇大的黑女孩：黑头发毛烘烘的，脚板又宽，牙齿间的空洞都塞得下一枝二号铅笔。

“为什么你们在看……”牧师的妻子朝我俯过身来，她那蜡黄的长脸上满是遗憾之意。她悄声道，“我只是来宣告，这是复活节降临的时刻。”我重复了一遍，把所有的词都挤成一团：“我只是来宣告复活节降临的时刻。”声音也低得不能再低。教堂里的嗤笑声悬在空中，就像一团融化的云，雨水随时都要落在我的头上。我手贴着胸脯，伸出两个手指，意思是说我要去厕所，随即踮着脚尖朝教堂的后面走过去。朦胧中，我听见女人们的声音从头顶传来，“求主赐福给这孩子”，还有“哈利路亚”。我的头扬着，我的眼睛睁着，可我什么都看不见。走到过道的半途，教堂里轰然一声“当他们将我们的主钉上十字架时你是否在场？”儿童们的长椅中伸出的一只脚让我绊了一跤，我跌跌撞撞的，开始说些什么，也可能是尖叫；但一只绿柿子飞来，也可能是只柠檬，正打在我的两腿之间并炸开。我舌头尝到了那种酸涩，嘴里靠近嗓子的部位都有感觉。我还没能走到门口，那种刺痛烧灼的感觉就沿两腿下注，甚至进入了我的主日短袜。我竭力忍着，想把疼痛的感觉憋回去，不让它迅速传开，可一到了教堂的门廊，我明白我得把它释放出来，不然它也许会直接反射回头顶，而我那可怜的脑袋就会像摔破的西瓜一般爆裂，而所有的脑浆、舌头、眼睛，还有吐出的东西都会满地乱滚。于是我直奔到教堂的院子里释放我自己。我边跑，边尿，边哭叫，不是到后面的厕所，而是直接跑回了家。当然我会为此挨一顿鞭打，那些讨厌的小家伙又有了新的取笑我的材料。我终于还是笑了出来，部分是由于那种美妙

的释放，而更大的快慰不仅仅是源于从那愚蠢的教堂中解脱，也是源于我明白我不会因为脑袋破裂而死。

如果成长对于这个南方黑人姑娘来说意味着痛苦，那么，意识到自己生非其地则更像是剃刀上的锈蚀，威胁到了咽喉。

那是一种无端的羞辱。

.....

我三岁贝利四岁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弥漫着腐旧气息的小城：手腕上戴着标牌，上面说明——“致有关人士”——我们是玛格利特和小贝利·约翰逊，来自加州长滩，前往阿肯色的斯丹普城，转交安妮·亨德逊太太。

我们的父母已决定了结他们不幸的婚姻，于是父亲把我们托运回他母亲的家。我们的福祉被托付给一个脚夫——他第二天就在亚里桑那下了火车——我们的车票则别在我哥哥外套的内袋上。

那次旅程我大体没有什么记忆，但是到了种族隔离的南方地区，情况一定是有了转机。那些总是带着大包小包午餐旅行的黑人乘客，可怜我们这些“可怜的没娘的小宝贝儿”，把凉炸鸡和马铃薯色拉给我们吃了个够。

多年以后我发现，那些独自旅行的惊恐的黑人孩子已经成千上万次地横穿美国大陆，他们或是北上投靠在北京城市中新近发迹的父母，或是当北方城市经济未如人愿陷入萧条时南下投奔南方小城中的祖母。

这座小城对我们的反应一如其居民以前对一切新事物的反应。它一度对我们示以谨慎，却并不好奇，一旦

我们被认定为无害(又是孩子)之后，就把我们团团围住，像一个真正的母亲接纳一个陌生人的孩子。热情，却并不过分亲密。

我们与我们的奶奶和叔叔住在店铺(说的時候总是带着强调的口气)的后面；奶奶拥有这个店铺大概已经有二十年了。

本世纪初期，大妈(我们很快就不再叫她奶奶了)就向木材场(西城)的锯木工和轧棉厂(东城)的种子商售卖午餐。她那香脆的肉饼和冰凉的柠檬汁，再加上她在两个地方同时出现的奇迹般的能力，确保了她生意的兴隆。开始她推个流动午餐车，然后她在两个盈利点之间建起了一个小摊位，几年之间一直为工人们服务。后来她把店铺建在了黑人区的中心。多年来它已成了城中世俗活动的中心。每到礼拜六，理发匠们把他们的顾客安顿在店铺门廊的阴凉处，而那些一刻不停地在南方串来串去的民谣歌手则斜靠在长椅上，一边吹着单簧口琴，弹着雪茄烟盒似的吉他，一边唱着布拉佐乐队忧伤的歌曲。

店铺的正式名称是威廉·约翰逊百货店。顾客可以买到主食，各种彩线，猪饲料，鸡饲料，点灯用的煤油，富人用的灯泡、鞋带、头饰、气球，还有花籽。在店里见不到的东西也都可以定货。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对店铺熟悉得有了归属感，才觉得店铺也属于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像是被锁在管理员一去不回的万物嬉游园里。

我每年都看着店铺对面的田野现出柔柔嫩嫩的新绿，又渐渐变成霜雪覆盖的白色。我能准确地知道过多长时间那些大马车就会开进前院，在黎明时刻装上采棉工人，把他们运到残余的奴隶制种植园中。

在采棉季节我奶奶早上四点就起床(她从来不用闹钟)，然后吱呀作响地双膝跪下，嗓音中满是睡意地唱道：“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您让我看见这崭新的一天。感谢您未曾让我昨晚的睡床成为停尸板，也未曾让我的毛毯成为我的裹尸布。指引我的双脚在这一天走过笔直而狭窄的路，帮助我约束我说话的方式。赐福给这一家及其所有的成员。感谢您，以您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义，阿门。”

她还没有完全起身就已经开始叫我们的名字，发出指令，然后她的大脚就趿拉上家里自制的拖鞋，走过用碱水冲洗过的木地板，点上那盏煤油灯。

店铺里的灯光给我们的世界笼上一种柔和而虚幻的氛围，让我们觉得要悄声耳语、蹑手蹑脚才行。店铺里整夜都是洋葱、柑橘和煤油混在一起的气味；到了早晨，门上的木板条被摘了下来，清晨的气息随着顾客的身体挤进店铺：他们都是走了好几英里的路才到了搭车处。

“大姐，给我来两罐沙丁鱼。”

“今儿个我干活儿要快得让你觉得你一点儿也没动。”

“给我拿一大块干酪，再来点儿苏打饼干。”

“就给我来几大块那种花生糖。”这是一个采棉工